

歷史與空間

■ 龔敏迪

端午屈原之旅

流入日本的《十節記》載：「五月五日荃纓。昔高辛氏子乘船渡海，急逢暴雨，五月五日沒海中，其靈成水神，令漂失船。或人五月五日，以五色絲纏投海中。荃纓變化成五色鯁龍，海神惶隱，敢不成害，後世相傳。」和《西遊記》中的魔怪多半來自天庭一樣，傳說中的惡神也多半是古帝王之子，高辛氏帝嚳之子成了作惡的水神，人們用能夠化龍的荃纓驅趕這個惡神。五月五日恰巧也是後來屈原投江的日子，人們投糉子於江中，這應該是荃纓遺風的流變。司馬遷說《離騷》：「上稱帝嚳，下道齊桓，中述湯武，以刺世事」，無論是屈原之前還是之後，荃纓、糉子，永遠牽繫着民眾的情感。每逢端午多風雨，傾淚沅湘汨羅邊。蒲艾流水角黍香，至今猶誦天問篇。時時雨中，經夏入口入長江，到鄂城過滋蒲，然後到達了汨羅江。

從楚國的郢都故城出發，踏上屈原被流放的行程，一路行走一路讀《楚辭》。見幾位老先生居然還在玩端午鬥草，一邊在討論着荃究竟是何香草。荃亦稱菰也許是對的，陶弘景說：「東溪側，有茗溪蓀者，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，而葉無脊。」可是溪蓀就是菰或者菖蒲嗎？日本人稱糉子為「茅卷」由來很久，他還有「菰卷」之類的，無非是區別捆裹糉子的材料，而且「卷」也就是「纏」的意思。那麼荃會不會就是香茅草？這個問題仍然需要關注。《文心雕龍》說：「才高者菀其鴻裁，中巧者獵其艷辭，吟諷者銜其山川，童蒙者拾其香草。」屈原作品中的香草學問之博遠，不要說是童蒙，就是大學者也未能盡知。

來到岳麓書院前，見大門上對聯：「惟楚有材，於斯為盛。」《論語》：「唐虞之際，於斯為盛。」而《左傳》說：「雖楚有材，晉實用之。」推敲起來也感慨頗多。伍子胥、申公巫臣、白起都是楚人，卻都成了打擊楚國的重要力量。楚材之盛值得驕傲。令人胡思亂想的是，如果人才

都是熱衷於內鬥弄權之才，「惟楚有材，於斯為盛」，對楚國來說，豈不更加糟糕？尋找發揮能力的機會無可厚非，然而，他們與屈原相比，究竟缺少了點什麼？

《左傳》記載：晉楚爭霸，蔡國聲子，為了幫逃亡晉國的伍舉重回楚國，要回答楚令尹子木所問：「晉大夫與楚孰賢？」他偷換概念地回答：「晉卿不如楚，其大夫則賢，皆卿材也。」子木是大夫中尊貴的卿，所以晉卿不如楚，先讓子木滿足一下虛榮，然後就是「雖楚有材，晉實用之」這句話，還說晉國「用楚材實多」。

伍舉的岳父公子牟逃亡，楚人以為「伍舉實送之」。於是他也只好逃亡去了晉國。但聲子卻把楚臣投晉的原因，歸結為楚國「刑濫」，並舉得四個例子。首先是繞角之役，晉楚兩軍戰於繞角，晉軍將敗，逃亡至晉國的析公出主意說：「楚師輕窳，易震盪也。若多鼓鉦聲，以夜軍之，楚師必遁。」結果夜戰中果然「楚師宵潰」。《國語》的記載是，楚莊王即位時未滿二十歲，申公子儀覆為師，王子變為傅。王子變在爭奪令尹之職中敗給了成嘉，就趁令尹成嘉出兵伐舒之機，使人行刺成嘉而失敗。權臣當道，楚王受人擺佈，有人譴害站在王一邊的析公，他見不妙就奔晉了。其次是晉楚彭城之役中將敗的晉軍，在雍子的策劃下反敗為勝。雍子是因為「父兄譴雍子，君與大夫不善是也」，而逃亡晉國的。再次是巫臣讓楚國疲於奔命，他奔晉是因為魅力太大的夏姬所致。陳國亡後，楚莊王「欲納夏姬」，巫臣曰：「不可。」大臣子反欲取之，又被他阻止，楚王把她給了連尹襄老，連尹襄老死後，「其子黑要蒸焉。」而巫臣暗地裡也在做周密的謀劃，他指使她回鄭國娘家，自己便隨之娶了她而奔晉。要不是楚共王即位後，子反等人殺了巫臣族子，他也不會去「教吳反楚」。最後是鄢陵之戰，楚軍有晉國叛臣伯州犁任大宰，晉軍則有叛楚的苗賁皇，晉厲公採納苗賁皇的



■位於長沙的岳麓書院。

中新社

建議而使楚軍受挫。四個例子都是楚國貴族之間為爭鬥所導致，令尹斗越椒起兵殺死了大司馬蔣買，楚莊王又殺死了令尹斗越椒，其子苗賁皇才逃亡去了爭霸對手晉國的。聲子的一套說辭，繞了個縱橫捭闔的大圈子，可謂開戰國縱橫家之先河。其結果是楚王聽了令尹子木的敘述，「益其祿爵而復之」地把伍舉招了回來。

《戰國策》有一段蘇秦對楚國的分析：「楚國之食貴於玉，薪貴於桂，謁者難得見如鬼，王難得見如天帝。」他還說：「今王之大臣父兄，好傷賢以為資，厚賦斂諸臣百姓，使王見疾於民，非忠臣也。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，多賂諸侯以王之地，是故退王之所愛，亦非忠臣也，是以國危。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，慎大臣父兄；用民之所善，節身之嗜欲，以百姓。人臣莫難於無妒而進賢。為主死易，垂沙之事，死者以千數。為主辱易，自令尹以下，事王者以千數。至於無妒而進賢，未見一人也。」如此，豈不令人絕望！

屈原的《天問》對以往天命之類金科玉律表示了懷疑和否定，總結出世間萬事相反相成，興亡得失的根本在於賢才向背的道理。但流失的楚才以及無助的楚民，也有他們自身的不足。屈原香草美人的忠君的背後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家國和民眾在他心裡，這就是他的博遠之所在。為此他不惜以死來做出一個榜樣。因為總有一天人們會明白他，也明白造成楚國令人沮喪的局面，也有他們自己無知和逃避的責任。

坐船溯長江而上，經秭歸江面時，岸上傳來激揚的號子聲：「三閭呀大夫哦，聽我講哦，你的呀美名呀，傳四方哦，年年呀一到哦，五月五呀，招你的魂魄呀，回故鄉哦……」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「硬骨頭」林曼叔

短訊驚傳林曼叔的噩耗，查詢下始知他患的是肝癌。很多朋友說很突然，問寒山碧，他說：「據云病很久了，只是隱而不言，故大家都不知。」去冬楊國雄自加回港，一眾朋友相聚北角樓頭，那時的他，仍顯精神，孰料轉眼就去了，殊堪惋惜。

林曼叔何許人也？相信很多人都不知。他逝世前的身份是香港《文學評論》總編輯。在一九六〇年代，我已看了他的《中國當代文學史稿》。記憶中，當時的版本，作者還署有海楓；到二〇一〇年代，他將這書重排出版，卻沒了海楓這作者。其時海楓已逝很久。我不好意思問他，詢諸和他熟悉的朋友。寒山碧說：「聽說這書絕大部分是他寫的。」

一九七〇年代，我在北角一出版社工作，主編《大電視》周刊。編輯部除我們外，還有徐訏的《七藝》周刊，這是一部純文藝雜誌，負責編輯的就是林曼叔。《七藝》就只他們兩人，不似我們「人才鼎盛」，平日的編輯部，我們五、六個人喧

嘩鬼叫，十分熱鬧。徐訏鮮到編輯部，出版前後來亮一下相。最多見的是林曼叔在埋頭獨幹。《七藝》出版後，我便不看好。畢竟，徐訏只是好作家，做編輯卻差了一皮。果然，好像出了兩三期，就壽終正寢了。此後，一直沒見過林曼叔。

直到一九九〇年代，他和方寬烈向藝發局申請，合辦雜誌，那才和他有多些來往。一夕，我們幾個朋友和他在銅鑼灣晚膳，鄰枱是蔣女大作家和她的朋友。蔣和我較熟，聽我們眉飛色舞一輪後，她突然跑過來問我：「誰是林曼叔？」

我忙起身為他們介紹，蔣女作家臉色驟變，指着林曼叔，開口就罵，斥他亂改人家的稿件，尤其是那篇關於舒巷城的，並指着她同枱的一位女士說，她就是舒巷城太太。

場面很尷尬，我們難於置喙。蔣作家罵了一輪後，悻悻然歸座。林曼叔也訥訥的坐下。有友勸他這「毛病」應該改了，即是他這「病」一早就有了，常常改錯鬧笑話。林曼叔辯稱作者有錯，他當然要改，但當蔣作家指他將正改為錯時，他為何不辯？是是非非，我們也不深究，吃飯為先為妙。

不說不知，他這人主觀甚強，強到不合情理，他以自己的「觀念」，強加到別人的作品。至於他自己寫的，卻告訴編輯：一字不能改。他為我雜誌寫的稿，我從來便不改。免損友誼。

他以近八十歲的高齡逝去。晚年，他將舊作新著整理出版。價值最大的，是他編著的《香港魯迅研究資料匯編1927—1949》（2017），將二十二年來香港報刊有關魯迅的文字輯錄出來，厚達近五百頁，並形容這是一塊「硬骨頭」，辛辛苦苦啃下去，「上窮碧落下黃泉」，將資料匯而成冊，對研究魯迅在香港這課題，實是功德無量。

至於他主編的《香港文學大系·評論卷二》，卻不敢恭維了。

他，本身就是一塊「硬骨頭」。



■「上窮碧落下黃泉」，將資料匯而成冊，值得一讀。 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唔夠「攝牙罈」，「豆腐脷」咁大，到喉唔到肺

婷婷：輝仔，就快做業主囉嘢，可喜可賀！
輝仔：「納米樓」嚟㗎，「豆腐脷咁大」，真失禮！
為為：聽講都賣成兩萬銀一呎，首期連裝修一百萬冇得走喇！哼，老老實實，啲錢響邊度嚟㗎！
婷婷：「仲使審」（不消說），唔係有屋企「撐」（經濟支援），成世都買唔到喇！
輝仔：你兩個你一句我一句，講都講到肚仔餓喇，一人整番件蛋撻仔先再講㗎！
為為：睇怕食半打都「唔夠攝牙罈」喇！
輝仔：應承你哋，一供完樓，就買番個標準蛋撻過你哋吃！



在上圖中的幾個情況，我們用上「攝」這個動詞，有「安插」的意思。一般人都認為「攝」只是個「借字」；就其本字，有人寫「梗」，有人寫「揸」，也有人寫「脛」。

「梗子」是一件三角柱體木，用以填充門與地面間的空隙使其固定，故也稱「阻門塞」。如把「梗」看成動詞，就有「安插」的意思，且「梗」通過音變可讀成「攝」：

梗/泄(sit3)；變韻母→攝/sip3
如此看來，以「梗」為本字不無道理。

「揸」，也讀「泄」，特指把釘、楔等捶打至其他東西裡面去，在意思上與「安插」有一定差距，所以只可把「揸」界定為「借字」。

據【集韻】，「脛」讀「變/泄」，「脛腓」指小棍，所以以「脛」為本字亦未嘗不可；可此字冷僻，故宜以「攝」或「梗」作為正式寫法。

「罈」，讀「啦1-3」，作名詞時解隙縫。「牙罈」指牙齒之間的縫，簡稱「牙縫」。明顯地，「那兒」的空間不會多，所以如果有人提供某人分量不多的食物，該人可能有以下的反應：

唔夠夠「攝牙罈」！
意思是食物的分量太少，不足以填滿已空間本來就不多的牙罈，亦即肯定吃不飽；比喻援助不到位/力度不大，於事無補，有「杯水車薪」的意思。就此情況，廣東人也會說：

到喉唔到肺
意指作用只觸及淺層。

示例1：
母：阿仔，今日有飯開，你肚餓就食咗呢隻蕉仔喇！
子：唔係呀嘛，得個隻蕉仔，都唔夠「攝牙罈」喇！/「到喉唔到肺」喇！

示例2：
輝仔，你真係唔語得，知道我等錢使，就「嚟嚟聲」（趕緊）連要交租個幾千銀都搵埋出嚟借界我，但我講緊啲係要十幾萬，你個幾千銀真係「到喉唔到肺」/唔夠「攝牙罈」，你一番心意，我心領喇！



由於「乾」帶有乾涸之意，「缺水」如同「缺財」，廣東人忌諱，故不言「乾」而改說「潤」，演變過程如下：

「乾」的反義是「濕」，而「濕」又與「潤」意近，所謂「家肥屋潤」（寓意生活富裕），所以廣東人會在口語上把一些與「乾」相關的東西說成「潤」。

粵劇中，但凡凡是「丑角」（滑稽的或無操守的腳色），演員均須在鼻眼之間塗白，其形似一塊「豆腐乾」。基於上述觀點，粵劇戲班也把「豆腐乾」說成「豆腐潤」（京劇稱「豆腐塊」、「豆腐印」）了。由於鼻子全被塗白，人們便叫此等腳色做「白鼻哥」了。

「豬肝」是豬內臟的一種，其中「肝」與「乾」音同，所以人們也把「肝」讀成「潤」。由於「肝」從月部，人們便造出個「脷」字，且把「脷」讀成「潤6-2」。為此，人們也把「豆腐潤」讀成和寫成「豆腐脷」了。再說，「舌」與有「賠」的意思的「蝕」音近，而其反義「賺」又與「利」意近，所以人們會叫「豬舌」做「豬利」。「舌」有肉性質，人們便造出個「脷」字，於是就有「豬脷」這個叫法。

由於「豆腐脷」形為方塊且面積細小，人們便使用「豆腐脷」來形容面積細小的地方。說：

「豆腐脷咁大」或「豆腐脷咁細」
其意思是地方是那麼小，又以前者較多使用。

示例3：
唔好睇呢個茶檔「豆腐脷咁大」/「豆腐脷咁細」，居然有十款八款「耍家」（擅長）嘢，真係估你唔到！

示例4：
有人話，香港得個「豆腐脷咁大」/「豆腐脷咁細」，想「發園」（有作為）就一定要衝出香港至得。

詩語背後

■ 江 鄰

武隆印象

武隆位於武陵山區，古巴國腹地，置縣迄今千五百載，長期隸屬於涪陵郡，現直轄於重慶市。我的故鄉黔江亦然。不過，少小離鄉，客居在外，我早就把整個武陵山區、巴國故地，視為故鄉。這故鄉，既是地理上的，也是心理上的。

遠在夏禹時期，巴人已然立國。《左傳·哀公七年》載：禹會諸侯於會稽，執玉帛者萬國，巴蜀往焉。殷商一代，巴人一直沒有臣服。後來，巴國軍隊加入周武王伐紂的戰爭，充任前鋒。周滅商後，巴國成為周王朝的諸侯國。春秋戰國時期，巴國疆域廣闊，曾定都重慶、墊江、豐都、閬中等地，而王墓主要在涪陵。公元前316年，巴蜀交戰，秦惠王應巴國請求，使張儀、司馬錯率大軍南下滅了蜀國，隨即揮師東向滅了巴國，設立巴郡，是為秦36郡之一。

萬里長江，滾滾東流。重慶到宜昌千二百里，可以看作一道超級大峽谷（著名的長江三峽就在這一段）。這超級大峽谷，把一片雄渾的山體攔腰截斷，北延大巴山脈，南入武陵山區，大致可以勾勒出古巴國的地理範圍。這片土地，千山雄峙，萬流奔騰，雲霧繚繞，大氣而神秘。

傳說秦滅巴後，巴國王室五兄弟率眾遷往武陵山區，各據一條山谷，曰雄溪、楠溪、辰溪、酉溪、武溪，史稱五溪蠻。歷經中原王朝更迭，五兄弟在這地區繁衍生息，綿延不絕，並融合當地其他部族，成為土家族的主體先民。

武陵山區，縱橫十萬平方公里，其西北邊緣涪陵、武隆一帶，正是古巴國的地理和文化中心。涪陵位於長江、烏江交匯處，是傳統的水碼頭。武隆位於烏江下游渝黔交界

的群山峻嶺之中，山崖陡峭，水急浪高，其山川形勢，切合了人們對巴國的印象。其雄奇，其秀麗，其蠻荒和神秘，都彷彿是巴國的縮影。

本世紀初以來，武隆把旅遊業確立為支柱產業，整體打造山水之城，大有「武隆山水甲天下」的氣勢。其實，古巴國這片土地，本身就是風光奇特之處。一些著名的景區，如長江之北的武當山、神農架，長江之南的張家界、鳳凰古城，早已名滿天下。而武隆的仙女山，近年來才漸為人知。這裡有霧凇清泉點綴的高山草地，被譽為「南國第一牧原」。大開大合的天坑地縫景觀，更是一絕，科幻動作片《變形金剛》把這裡選作外景拍攝地。

我無數次地從仙女山腳下經過，都沒有深入山中。外出求學，回鄉探親，從來沒覺得這是一處景觀。後來，仙女山的名氣越來越響，我便起了遊興，卻三過其門而不得入，每次都因大霧而封山。獨特的氣候特徵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直到2014年初夏時節，年屆天命，方得登臨。是年4月下旬，經老同學劉曉蘇安排，與幾位好友驅車前往。傍晚抵達，觀日落，宿山中酒店。次日，不慌不忙地轉悠了一整天。當時正值五一長假前夕，遊人還不多，而各種美景卻已成熟飽滿，做好了旺季迎客的準備。如百花含苞，只待賞花之人。徜徉在森林碧草嵐霧之間，遠眺巉岩嶙峋，鬼斧神工，空氣清新纏綿，風光別有洞天，凡旅遊冊上能查到的諸般美好，自不待言。蜿蜒起伏的古驛道，袒露出歲月的痕跡。心緒有些游離，忍不住會想，此時此刻，是不是一種奢侈呢？

感觸難以琢磨，卻是最真切的。

隱約記得，山中的飲食瀟灑着一種久違的親切感，單純而自然。菜蔬少了繁複的烹飪，調味品用得極少，保留着食材的本色。入山當晚，吃的是木炭烤全羊。爐心炭火通紅，羊架香氣四溢，我們圍坐在烤爐旁，一手利刀割肉，一手大杯喝酒，談天說地，沐風品月，已然忘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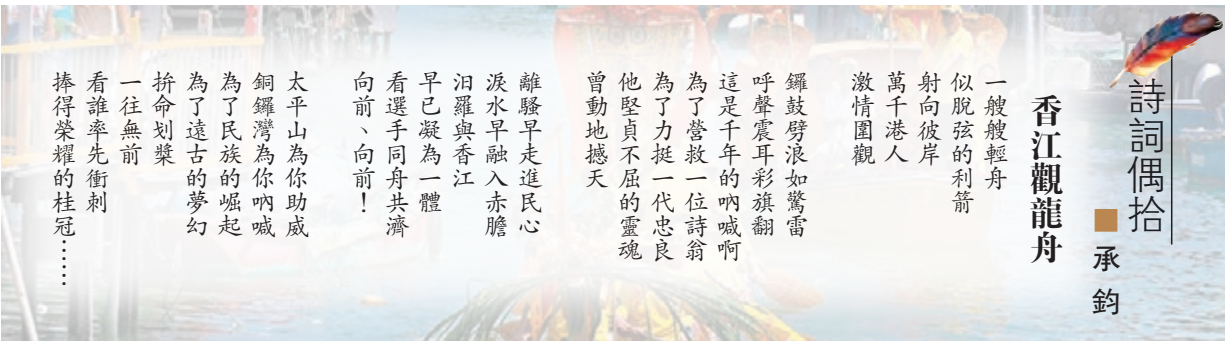
毋需刻意去感受，熟悉的氣味撲面而來，浸潤了全身心。哦，這是我的故鄉啊！

詩人于堅說起他的故鄉情結：在這個同質化的時代，什麼都被拆遷了。而朋友，是最最後的故鄉。還有我的母親，她是我不能離開的最根本的理由。我在這裡，是一個被需要的人，被關心的人，被愛的人。我還必須和我的語言在一起，鄉音，是我的故鄉。

朋友，母親，鄉音。這些元素，從心靈深處解讀着故鄉的魔力。那麼，山水呢？也許，對不同成長背景的人來說，故鄉的含義是不一樣的。有的人，故鄉是一座城池。有的人，故鄉是一個鄉村。有的人，故鄉是一條河流。而我，故鄉是一片大山。這片大山深處，有我生命的密碼。

此次武隆仙女山之行，印象深刻，溫情充盈，揮之不去。正是武隆印象，將我最深層的故鄉記憶徐徐展開。半個世紀的奔波，如今才來細細品味——

少年不識故鄉顏
滿目風光亦枉然
地縫天坑輕跋涉
春枝秋蔓任攀援
蹉跎古驛花間處
碧峯仙居露散前
踏過青山回首望
原來好景在心間



香江觀龍舟
承鈞

詩詞偶拾